

明晰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重点方向

叶振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推动产业全球布局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重要部署,要求“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基本盘”。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晰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点方向,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重要且必要。

把握趋势性变化

我国制造业具有强大的规模优势,产业体系完备,已经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造能力,部分装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此基础上,产业“大集中、小分散、结网络”格局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少数几个基础好、配套完善、接近国际市场的地区,同时也广泛分布在各级大中小城市,布局正在从沿海向内陆城市转移扩散,并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相互联系和跨区域互动,逐渐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及重要交通通道为依托的“组团延伸—带状扩展—网络联结”的格局。

总体上看,我国现有基础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

战略等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与此同时,产业布局也呈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趋势性变化。

制造业出现国内国际“双转移”趋势。受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自东向西转移和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区扩散的趋势,钢铁、石化等行业大型生产基地沿海布局趋势明显。同时,制造业“走出去”的态势也日益凸显,推动我国制造业布局从国内向国际拓展,产业链配套日趋国际化、复杂化。

产业集聚优势日益显著。传统产业群正转向追求高质量、性价比高的发展阶段,国际市场环境变化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推动传统产业群通过嫁接新技术、开辟电商销售渠道、瞄准差异化细分市场,探索个性化定制等途径加快转型升级。一些地方把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平台载体为牵引带动一批关联企业协同集聚。同时,产业园区作为制造业发展和区域产业协作的主要载体,也正在经历业态更新、产城融合、集约发展的转型升级过程。

技术进步与现代交通方式改变传统布局。随着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建成、县县通高速逐步推进以及数字技术大规模应用,我国产业布局范围更大、伸缩性更强,以往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地区也能够获得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步入快速工业化进程。同时,技术进步与现代交通方式变革的叠加效应正在改变制造业传统布局模式和组织方式。数字技术与先进通信技术深度融合和迭代创新,广泛应

用到传统制造业领域,增加了产业布局的灵活性、复杂性和集约性,正在孕育数字生产力布局新形态。

找准发力关键点

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面临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和全球性问题。一方面,周期性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区产业结构雷同,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地区之间在资源投入、利益协调分配等方面尚未形成凝聚共识、便于操作、稳定高效的途径,各地开展区域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经贸摩擦、地缘冲突等使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挑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断链”“缺链”风险上升。此外,产业布局绿色化、集约化转型也存在难点。中西部地区应如何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园区应如何改变长期粗放式发展的状况,这些难题都需要有效解决。对此,要更有针对性地加快补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同时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从多个层面入手找准着力点,切实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一是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是引导要素配置的“信号”,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也有利于引导要素优化配置。需继续完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深入推进矿产资源、水、电、气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让市场能较好调节要素价格,降低要素配置成本,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是积极探索产业布局的市场化机制。产业园区已成为我国产业布局的主要空间载体。从产业园区入手推动产业布局方面的市场化探索,既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又适应地方发展实践的需要。要从市场化途径探索产业布局方面的机制创新,促进各类形式的跨区域产业合作,有效遏制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要强化园区整合,有效推动不同园区实

现政策、空间、利益共享,逐渐改变不同园区重复布局、恶性竞争的状况,进而形成错位竞争、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要深化园区合作,可考虑共同出资设立平台型园区运营企业,进而推动产业园区共建共享,通过市场化机制确保共建园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三是构建点线面高效组合的大国产业空间布局体系。从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看,依托纵向经济带和城市群、都市圈等重点区域,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跨区域产业联动发展,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关键举措。要着力构建纵横结合、多点支撑的制造业布局体系,推动制造业面向国内需求和实现更多国内配套,形成更有韧性、更为安全的产业体系;着力解决产业不合理分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要规划建设纵深拓展、产业梯度转移、横向多层次合作的经济带,使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更大回旋余地,又要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的开放型区域产业体系,打破行政分割,深化产业对接合作,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内各城市相对封闭的产业体系加速融合。

四是提升全球战略布局能力。从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组织严密、富有竞争力的大国产业优势。我国产业集群数量众多、发展层次差异较大,宜采取分类支持策略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对于市场占有率较高、工艺技术成熟的传统产业集群,可引导其向创新型集群转型升级;对于技术积累能力较强、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市场支配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要创造条件,改善创新环境,将其培育成为世界级产业集群。总的来看,需在同行业培育一批优秀的世界一流企业,力争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更有力掌握市场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创新主导权。

此外,还应考虑未来发展需要和可能情况,从国家战略安全高度出发,继续完善有关政策,实施精准有效的政策举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新时代新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指明了发力方向。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们必须通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来应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那为什么同时强调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呢?

我国既是国际循环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循环的重要推动者。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始终存在并更加凸显,这对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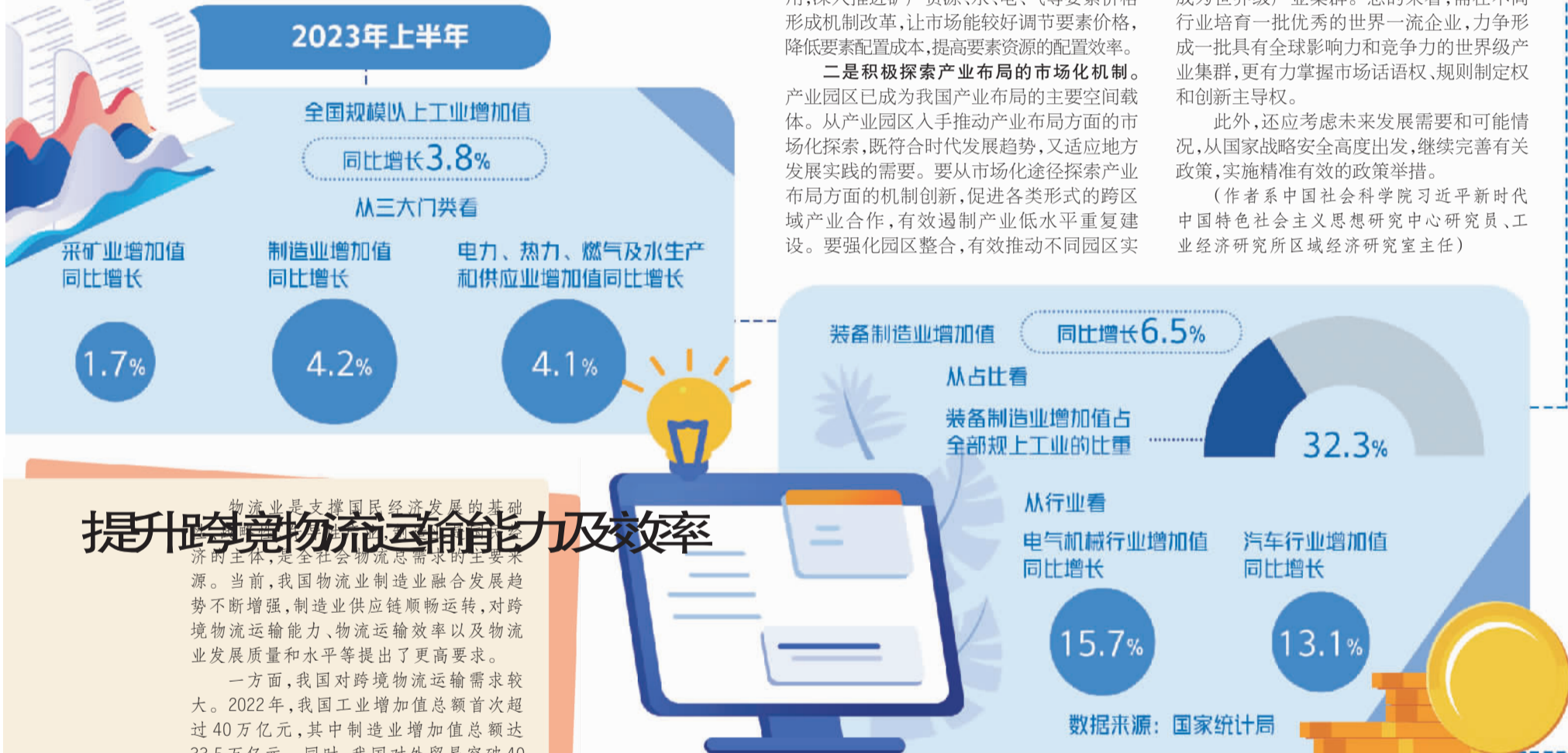
这是应对国际格局加速调整演进的重要战略。以前,发达国家主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两者形成了互补性产业以及贸易分工结构,共同参与国际循环。当前,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国际循环模式也随之改变,必须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推动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推动力,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提升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切实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竞争力。

这是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务实举措。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越是面对复杂严峻局面,我们越是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这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出口作为外需,也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时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因此,需着力提升加工贸易水平,提高出口附加值,扩大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巩固拓展新兴产业出口优势,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这些都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然举措。

面向未来,充分发挥我国作为国际循环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作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夯实基础,又要打造支点。一方面,要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打造参与国际循环的新优势;另一方面,需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区域经贸合作更加深入,以此撬动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对此,一是瞄准前沿技术、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全球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分工合作;二是扩大开放,吸引全球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参与和助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三是加快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安全,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加大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力度。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提升跨境物流运输能力及效率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也是全社会物流需求的主要来源。当前,我国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制造业供应链顺畅运转,对跨境物流运输能力、物流运输效率以及物流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我国对跨境物流运输需求较大。202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总额首次超过40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总额达33.5万亿元。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物流成本偏高,供应链物流效率有待提升。据测算,从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方面看,工业产品的物流采购成本高达90%,而生产成本仅占10%;从生产流程方面看,物流时间占比达90%,而生产时间仅占10%。目前,我国工业品物流总额占全国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高达90%左右,现代物流业在提升制造业附加值方面潜力巨大。

总体上看,制造业供应链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需要物流业提供有力支撑。伴随着跨区域合作开展以及产业分工持续深化,传统制造业对物流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即从原来的“时间长、批量大、周转慢、品种少”向“时间短、批量小、周转快、品种多”转变。国际经验表明,现代物流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供应链,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即从价值链的低端迈向中高端。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供应链物流发展水平,尤其是提升跨境物流运输能力和效率,是当务之急。

对此,一是要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搭建紧密衔接的多元化供应链物流渠道,着力保障制造业供应链物流畅通。支持国内相关部门做好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港口、铁路、公路等情况的动态监测,为企业产品运输路线提供指引。二是要提升制造业供应链物流信息共享程度,加快推进先进信息技术的运用,提升供应链物流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重点建设制造业供应链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据流动、数据应用、数据治理方面的合作交流,形成物流网络协同效应,提升供应链跨境物流运行效率。同时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提升制造业供应链物流信息化水平。三是要引导企业密切关注订单进展情况,适时扩大库存容量以及建设海外仓库,有效缓解物流压力。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建设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

颜少君

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并将其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作出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任务艰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流通体系的有效支撑,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现代流通能力。流通的先导性力量能够带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随全球价值链体系变化不断调整,并由此构成国家持续增长的竞争力。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更好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重要支撑。国内大循环的稳定畅通,需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效率提升及相互促进。经济循环的畅通与否和质量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流通体系的完善程度与运行效率。流通是生产和消费的桥梁纽带,会引导生产、调节分配、促进消费,使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高效顺畅流动。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有利于补齐流通领域基础设施短板,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顺畅流通,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内在要求。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流通体系是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接口。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现代流通体系可以跨越国界,高效衔接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实现商品和要素有序集散、高效配置、价值增值,使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深

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并可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带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塑造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重要战略举措。现代流通能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所在。国际经验表明,只有构建自主可控、内联外畅的国际化流通渠道和组织网络体系,才能有效获取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贸易定价权、市场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深刻调整,迫切需要增强我国在全球流通中的竞争力,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但也要看到,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迫切需要用好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推动现代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我国全球流通能力和规则制定能力,逐步构建起于我有利的全球流通格局。

一是补齐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建设高效顺畅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体系,是现代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继续推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尤其是新型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对传统物流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改造,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多层次网络覆盖水平,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运输服务品质,增强交通运输对现代流通的支撑作用。要科学规划和布局物流基地、分拨中心、末端配送网点等,加大对物流基地、冷链系统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设应急物流调度平台和储备体系,完善应急物资的资源控制和保障供给机制,逐步建立经济高效、绿色智能、

安全稳定的现代物流体系。要着力构建现代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对内补齐“最后一公里”短板和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对外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物流大通道建设,大力建设布局海外仓等,逐步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全面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流通总体效率。

二是以创新驱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大幅提升了生产和流通效率,不断推动流通领域出现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推动现代流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面向未来,需全面提升流通领域的科技含量,提升流通业科技应用水平,引导流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网络化发展,积极推进现代科技与商贸、交通运输和物流的结合,全面提升流通的整体效率。需大力推进现代流通与制造业融合,发挥流通的先导作用,及时向生产端传导零售、物流、仓储等关键流通信息,支持大型流通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提高全链路供应链掌控能力。

三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流通渠道体系和组织体系是现代流通运行的关键。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提高现代流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关键是要加强流通渠道体系和组织体系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应培育一批流通业头部企业,逐步形成以头部企业为引领、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应支持综合性流通企业继续做大做强,切实提升头部企业的供应链渠道控制能力和及时反应能力,不断整合上下游产业链重要环节,参与国际流通标准和规则制定。同时,应重视搭建平台,整合大中小企业的力量,避免企业各自为战,全面提升我国现代流通主体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研究员)